

书评

勇于扎根大地 敢于仰望星空

张庆斌

阅评



徐志武《六骏图》(图片来源:四川博物院)

马年说马话用人

刘景亚

时光如白驹过隙,农历丙午年将至。人们常对马年怀有美好期许,盼诸事均能“马到成功”。近日重读唐代韩愈的《马说》,不禁联想到用人育才、队伍建设对推进工作的重要性,感触颇多。

善于“识马”

“世有伯乐,然后有千里马。”人皆望遇伯乐,跃登千里之才。单位领导者,当为伯乐,擅于从众人中识得“千里马”。然准确相马并非易事。

可于平时留心观察。诸葛亮的“七观”之法可资借鉴:一曰,问之以非而观其志,以大是大非问题设问,看其立场、价值观与志向;二曰,穷之以辩辞而观其变,以激烈辩论或诘难施压,看其应变能力与气度;三曰,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,咨询复杂事务的计策,看其远见、学识与实操能力;四曰,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,告知重大风险或困境,看其担当与勇气;五曰,醉之以酒而观其性,在放松警惕的饮酒场景中,看其真实品性与修养;六曰,临之以利而观其廉,用利益诱惑,看其操守;七曰,期之以事而观其信,托付具体事务并设定期限,看其是否守诺尽责。经长期观察考验,自能“路遥知马力,日久见人心”。

亦可通过公平竞争“赛马”。仅凭观察终究有局限,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,如遇岗位空缺,不妨公开选拔人才——如此一来,不仅骏马能够脱颖而出,或许更有“黑马”半路杀出,真正实现让能者“走马上任”。当然,用人切忌按图索骥,而应不拘一格。“相马”过程中,不唯学历,不唯资历。骏马能历险,耕田不如牛;当善用众人之长,不可求全责备。

用心“饲马”

识马之后,更须用心养马。马“虽有千里之能,食不饱,力不足,才美不外见,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,安求其能千里也?”人的能力亦有高低,对待“马中赤兔”,不可抱“既要马儿跑,又要马儿不吃草”之念,而应好马配好鞍,予以重用、加以关怀,解除其后顾之忧,使其尽展千里之能。

对潜质之“驹”,则应按专业化、职业化方向悉心培养,助其成长为真正千里马,鼓励学习深造,提供锻炼平台。人需磨炼,马需驰骋;唯有厉兵秣马,方能良驹速出。

精于“策马”

徐志武《六骏图》中,四匹马姿态各异,性情不同;人亦如此,百人百性。队伍管理者需有“宰相肚里能撑船,将军额上能跑马”的胸襟。单位如车,欲行稳致远,重在驭马有术——既要纵其驰骋,亦不可信马由缰。

应“率马以骥”,以良驹引领群马,发挥“头马”作用。工作中注重树立典型,发挥标杆之力,确保方向不偏,推动事业在正确道路上前进。

须“斩断绊马索”。营造风清气正的氛围,让人人都能安心、顺心工作。考核务求客观公正,以制度管人管事,以实绩论英雄,杜绝歪风邪气挫伤积极性。

要“听懂马的嘶鸣”。卓越之人,其思常具前瞻性,其言或显尖锐,领导者须重视其声,容其知无不言,并采纳合理建议,推动工作进步。

莫忘“老马识途”。许多老同志曾立汗马功劳,是单位的宝贵财富。应善用其经验智慧,切不可“马放南山”。

敢于“治马”

前行之路诱惑颇多,欲驰骋千里,须坚定心志,绝不可心猿意马。工作中当保持身心健康,以“饮马投钱”之廉恪尽职守,不慕豪车宝马,远离声色犬马。加强警示教育,促心存侥幸者早日“悬崖勒马”。

领导干部须警惕投机钻营者。此类人表面溜须拍马,实则内怀司马昭之心,一旦得势便指鹿为马。对此应予严肃批评教育,果施以“下马威”。

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。应深入学习贯彻第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会精神,锲而不舍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,防微杜渐、警钟长鸣,切莫“马失前蹄”。必须坚定正确政治方向,否则难免“盲人骑瞎马,夜半临深池”之险。对违纪违法的“害群之马”,绝不可姑息,须以刮骨疗毒之决心依纪依法惩处。

事业成败,关键在人。识人、用人、管人,是队伍建设的三个关键环节,容不得半点马虎。唯有抓实抓细队伍管理,锻造出人强马壮、意气风发的过硬队伍,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,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,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,我们的事业方能真正“马到成功”。

书桌上那本《平凡的世界》,我已珍藏了三十多年。书页早已泛黄,边角也有些磨损,可每次翻开,那片黄土地的气息,依然扑面而来。于我而言,它早已不只是一本文学著作,更成了我们这代人精神深处的乡土——书中那些人的命运,他们的苦与熬、爱与憾,都悄悄刻进我的骨血,成为丈量生命厚度与温度的一把尺。

年少时初读《平凡的世界》,心里总藏着一团滚烫的火。为孙少安在寒夜炉火旁,攥紧拳头与命运抗争的倔强;为孙少平放弃田埂间的安稳,将青春沉入黑暗井底,任煤尘染黑面容,却始终在书页间打捞光明的执着;为田润叶那句飘散在风里的“少安哥”,和跛梁对面永远的沉默,那些鲜活的身影,仿佛就站在黄土坡上,演绎着最真实的人生。

书中最让我椎心刺痛的,是田晓霞。那场说好的杜梨树之约,最终只有山风与寂静赴会。那个如太阳般热烈明亮、通透纯粹的姑娘,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,永远带走了明天。

最让我意难平的,是贺秀莲。在孙少安困于生活重压、自叹“命短”时,她咬破手

指,为他“延上”寿命;她一生都奉行着最朴拙的信条,“你笑我跟着你笑,你流啥泪我都替你抹”,默默站在孙少安身后,撑起半边天。她就像一束柴火,拼尽全力熬亮了那个家的日子,自己却燃成灰烬。那时候只想知道:为什么奋斗换不来圆满?为什么深情总被现实击碎?

直到我被生活拖进深水区,跌过跟头、扛过重担、咽下过无数说不出的滋味,再重读这本书时,才明白路遥的写作意图——他写的从来不是童话。他只是提前把生活的底牌,一张张在读者面前摊开:努力未必能登顶,深爱往往伴随缺憾,离别总是猝不及防。他不是心狠,而是诚实得近乎慈悲。他不刻意编织虚幻的美梦,而是直接把生活掰开揉碎,将其中最真实甚至刺人的部分,晾晒给你看。也正因这份不闪躲的残酷,书中那些平凡人的挣扎,才闪着金子般的光。它最终教会我们的,从来不是怎么去“赢”,而是在一条可能崎岖、注定平凡的长路上,怎样有尊严地站直,有温度地活下去,并且怀揣念想,一步一步往前走。

书中藏着两种对抗平凡的力量,分别长在兄弟二人身上。

孙少安让我看见“向下扎根”的重量。他把一生的念想,都夯进几个最朴素的愿望里:让家人吃上白面馍,箍几孔结实的新窑。他的梦,贴着地面生长。这给了我最初最朴素的启示:接纳脚下这片名叫“平凡”的土壤,不把它当作困住自己的井,而视作能让自己扎根、汲取力量、慢慢生长的大地。真正的奋斗,或许就是这样——怀着对生活的敬畏俯下身,把手中那件力所能及的事,尽心尽力地做好。

孙少平则为我点亮“向上仰望”的灯。他在打工汉的破铺盖上读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,他在矿井无边的黑暗里工作,思绪却驰骋在精神的高原上。物质上,他一无所有;精神上,他却活得像个“贵族”。他让我深信:人可以活得简朴,甚至艰辛,但内心不能荒芜。“诗与远方”从来不是逃离,而是为了让我们在低头赶路时,仍记得抬头,望向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。

走到人生半途,在烟熏火燎的日常里摸爬滚打多年,我才慢慢嚼出这本书最厚

重的一层意味:活着的智慧,是在“认”与“不认”之间,寻一条柔韧的路。“认”,是看清自身的局限,知晓能力的边界,坦然接纳命运的无常;“不认”,是心底那团火,再难也不让它熄灭。这多像黄土高原上的信天游,调子再苦,吼出来的还是那句“要活,更要活出个样来”。

静夜深沉,我仿佛看见三十多年前灯下捧读的那个少年,我们隔着漫长岁月对望,相视良久,终于平静地握手言和——与故事里所有的遗憾,也与当年那个意难平的自己。从中间摸出的,是一丝属于中年的、复杂而深沉的回甘。这甘味,是理解,是释然,更是一种在时间里慢慢养成的从容。它让平凡的日子,变得笃定、可靠。

前路,终究是人间烟火与琐碎日常。但只要心底那点“神仙也挡不住”的念想不灭,在被生活捶打之后,我们仍能如老牛般俯身,将力气深深踩进泥土,再坚实地迈下一步——那么,每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,便都能以最朴素的方式,活成自己生命里的英雄:看清生活的真相,仍勇于扎根大地,也始终敢仰望星空。

在故事迷宫里追寻存在

刘宜然

推向了更深层的思考。

《在空墓穴的周围》讲述了一个兼具遗憾与迷茫的故事。主人公自幼与父亲相依为命,从未见过亲生母亲。在他还裹着尿布时,母亲便离家出走,此后再无音讯。父亲直到咽气的最后一刻,才终于向他坦白了生母的下落,却始终不肯说出母亲的名字,只留下两个线索:母亲所在的奥克达尔村,以及一句意味深长的嘱托——“你会听到许多关于我的事情,那都是假的,是对我的咒骂和毁谤”。父亲这份莫须有的自尊心,无疑给主人公的寻母之路增加了难度:他既不知晓母亲的模样,也无从分辨关于母亲的流言蜚语,只能孤身前往那个宗族观念浓厚的奥克达尔村。陌生的环境、排外的目光、毫无头绪的线索,让他村庄里受尽排挤与冷落,寻母的脚步举步维艰。

这里的“空墓穴”,早已超越了物理意义上的墓葬载体,成为卡尔维诺直指现代人精神困境的核心符号。它象征着每个人心里那个找不到落点的精神缺口:可能是未完成的遗憾、无从追溯的过往,或是漂泊无依的归属感。而孤独,就是从这道缺口里缓缓漫出的雾气,越等待,越迷茫,雾气便越浓,最终将人包裹在虚无之中。就像主人公来到奥克达尔村后,越想抓住母亲的踪迹,越觉得一切缥缈,最终只剩浓浓的无力感。

这种孤独,并非《在空墓穴的周围》的主人公的专属,也不是“你”的专属——“你”最初的阅读本就是一场孤独的个体行为,一盏灯、一本书,便隔绝了整个世界;而嵌套在主线的十篇残篇,几乎所有人都物都陷在“未完成的行动”中,与“你”的处境形成奇妙的呼应,共同指向“现代性孤独”的本质,即个体与世界的疏离,精神归宿的缺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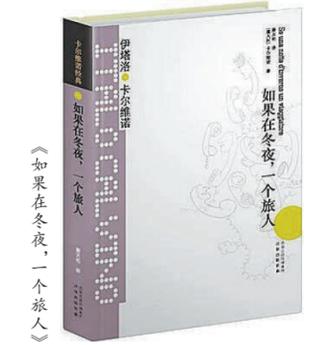
“你”的追寻,早已在反复的中断中超出了阅读本身,从“找一本完整的书”升华为对存在意义的确认。小说讲述的故事里,《怕寒风,不顾眩晕》中的人们执着于攀登高耸的铁塔,即便不清楚登顶后能获得

什么,即便要忍受寒风侵袭与眩晕折磨,仍愿意拼尽全力向上;《在空墓穴的周围》的主人公即便前路茫然,仍坚持在流言与冷眼中继续寻找未知。这些人物的执着,与“你”找书的执念形成互文——他们都在以主动追寻的姿态,打破存在的虚无,对抗内心的荒芜。在一次次找到残篇,又一次次面对中断的循环中,“你”不再仅仅是为了获取一个完整的故事结局,而是在“寻找”这个行为本身中,悄悄确认自己“在寻找”的存在状态,证明自己并非被世界遗忘的孤岛。

小说标题中的“旅人”,既是寻找完整小说的“你”,也是每个在孤独中求索的现代人。卡尔维诺将一场“寻找完整小说”的阅读之旅,升华为现代人的寓言:孤独是个体存在的本质处境,我们无法彻底摆脱孤独,但可以选择与孤独共处的方式;而追寻,就是对抗虚无最温柔、最坚定的方式。

小说的结尾,“你”终究没有找到那本完整的小说,却在与柳德米拉共同的追寻中,找到了精神的共鸣与深层联结;十部残篇的标题串联起来,恰好形成一句完整的表意,像一串深浅不一的脚印,印证着孤独的个体通过彼此的联结与持续的追寻,终将在碎片中织成属于自己的意义之网。合上书页时,冬夜的寒意或许还在,内心的孤独也并未消失,但那份因追寻而生的笃定,却能驱散虚无的迷雾。

卡尔维诺以实验性的叙事,编织出层层嵌套的故事迷宫,他刻意模糊对话的完整性与视角的边界,模糊“你”“我”“他”之间的边界,迫使我们将自己代入“你”的角色,亲历这场未完待续的追寻。他用这本书告诉我们:生活本就是由无数碎片组成的,不必执着于拼凑出完美的全貌,也不必为找不到终极答案而焦虑。我们要学会在现实与虚构之间找到平衡,在属于自己的人生远征中,从不同的角度理解和超越个体的困境,让每一次追寻都成为自我丰盈的养分,让孤独的存在变得坚定而有力量。



意大利作家伊塔罗·卡尔维诺在其创作的实验性后设小说《如果在冬夜,一个旅人》(1979年于意大利首次出版)里,用第二人称“你”拉起一张奇特的阅读之网,全书以嵌套式结构串联十部未完成的小说开头,每个故事均在悬念处中断。书名里的“冬夜”不只是物理时空的冷寂写照,更像一层裹在现代灵魂外的薄霜,凉丝丝的,挥之不去。

小说第一章提到了火车站,并解释说,这里所提到的火车站可能是过去的,也可能是现在的。可见,文字中没有锚定的具体时空,作者有意淡化故事的背景坐标,让人物的孤独处境与追寻状态,成为超越具体情节的核心表达。作为读者,每当看到作者所说的“你”,都会下意识展开反思,这种极具“打扰”感的互动式体验,无形中让读者与自身多了许多对话。而第二人称的行文设计,能够完美地承载小说独特的结构:小说并非传统线性叙事,而是一部“嵌套式小说”。

小说主线围绕“你”(读者视角)展开:“你”本想读完一本名为《如果在冬夜,一个旅人》的书,却总被意外打断,每次中断都会闯入一个全新的、独立的小故事。这些小故事如同层层嵌套的盒子,每个故事里都藏着与“你”相似的孤独灵魂。卡尔维诺在这些嵌套的小故事里,悄悄安置了好几个心境相通,都在孤独中寻觅联结的角色。

文苑笔谈

赏菊开封府 悠然见青天

吴晓军



婀娜多姿的菊花(图片来源:开封市文广旅局)

“寒花开已尽,菊蕊独盈枝。”初冬的开封,正是赏菊的好去处。

第一次到开封府赏菊,还是十多年前,岁月模糊了诸多见闻,唯有一幕还记忆犹新,现在想来心里仍不是滋味,那就是包拯像前的哭声。

起初,我以为是一段录音,或是一场演出即将开始的序幕,谁知那哭声此起彼伏,根本没有停下来意思,就好奇地向导游问个究竟。“你们觉得这很奇怪,我们已经见怪不怪了,常有到访者对着包公像吐露心事。”导游语气平淡,却让我心头沉重了许多。我不禁想到此前看到的一个视频:在一出包公戏的演出现场,观众正沉浸在戏曲中,一位女士忽然手持一叠材料冲入表演现场,俯身在包拯面前号啕大哭。这不是提前安排的表演,而是真实的插曲,令众人惊愕不已。工作人员迅速反应过来,立马劝那位女士离开。

这两件事,看似偶然,实则有着共通的内核。它们是百姓心底对公正的殷切期盼,也藏着一份令人五味杂陈的朴素执念。

前不久,我到开封府看了两场包公戏曲——《铡赵王》和《铡美案》,不

禁有了更深的想法。《铡赵王》说的是,北宋仁宗年间,赵王仗着自己拥有皇室宗亲身份,骄横跋扈、目无法纪,强抢人妻。包拯接受理后,经过一番调查,将赵王押至大堂审问,赵王起初以皇亲身份叫嚣,拒不认罪,还搬出仁宗与太后求情。包拯当众细数其强抢人

妻、杀人灭口、火烧民庄等罪状。仁宗得知消息后赶到,因顾及亲情与太后施压,一度犹豫,想从轻发落赵王。包拯正气凛然地直言:“为了大宋江山,为了庶民百姓,不怕丢掉乌纱,也要将你定斩不饶……”他据理力争,强调“国法条律大如天,犯法同罪罪”,哪怕

粉身碎骨,也要维护律法公正、为百姓伸冤。最终,仁宗被说服,默许包拯按律执法。随着围观者“杀杀杀”的呼声,赵王被押至龙头铡下,伏法受诛。

《铡美案》的故事熟悉的人就更多了。忘恩负义的陈世美科举夺魁后成了驸马爷,便抛妻弃子。其妻秦香莲带着二女儿来到开封,陈世美担心自己荣华富贵的大好前程被毁,将母子三人赶出官苑,并指派韩琦杀人灭口。韩琦得知原委后,不忍对母子三人下手,遂自杀身亡。随后,走投无路的秦香莲将陈世美的罪状告到包拯面前。包拯巧设计将陈世美骗至开封府,并在公主和皇后赶来解救之前,抬出铡刀,斩了陈世美。

这两场演出场面威武、扣人心弦,观众无不拍手称快。人们都说,这两出戏,艺术地再现了包拯铁面无私、刚直不阿的威严形象。

“整个开封府,不管是大案小案,不管是民事刑事,不管是起诉还是审判,都由包拯一个人负责,最多还有个公孙策,在幕后辅助一下。”一位同事看完戏后感慨道,“可是,包拯将嫌犯处决得这么迅速,当事人连申诉的权利都没有啊!”同事的想法,也让我从

另一个角度思考:这样断案,是否能充分保障公平正义?

实际上,通过查阅历史资料可知,包拯担任开封府尹只有一年多的时间,然而受戏曲演绎的影响,在不少观众心中,包公与开封府是绑定在一起的,包拯断案的故事都发生在开封府。开封府的三口铡刀是民间文人幻想出来的刑具,古代并没有将铡刀列为行刑工具。所谓“尚方宝剑先斩后奏”的特权,也并非宋代规制,直到明朝万历年间,才形成相关制度。

更遑论,戏曲里包公的黑面形象、辅佐他的公孙策与王朝、马汉,乃至家喻户晓的铡美案、铡赵王故事,大多是后世的艺术创作。可以说,戏文中的包拯断案桥段,除“包拯”这个名字是真的,其余诸多细节,皆是虚构。但是,戏虽然是假的,民众对司法公正的渴求却千真万确。这种渴求,穿越千年岁月,始终是民众最朴素、最简单的心愿。

包公戏之所以能经久不衰,传唱至今,根源在于其背后承载的社会期许。在不同历史时期,司法公正始终是民众关注的核心议题,而包拯铁面无私、刚正不阿的艺术形象,恰好成了人

们心中正义的化身,以及人们困顿之时的精神寄托。

有人说,法律如锋利的手术刀,执法者便是操刀的医生。医术高明与否至关重要,这一比喻并无道理,但从更深层次来看,司法公正的实现,不能仅仅依赖执法者的个人素养与担当,更需要完善的制度体系作为支撑。毕竟,政治清明、社会公平、民心安定,终究要靠法治的力量来兜底。

“开封有个包青天,铁面无私辨忠奸”,这句家喻户晓的颂词,道尽了民众对公正执法者的尊崇。在具体案件的办理中,我们固然需要如包拯一般坚守原则、秉公处事的执法者,为个案正义保驾护航,但相较于个体的偶然性,制度的长期性、规范性与稳定性,才是维护社会整体公正的根本所在。

走出开封府时,门口长龙造型的菊花在冬日暖阳中开得愈发繁盛,往来游人笑意盈盈,忙着拍照打卡。这份祥和景象令人心生暖意,也让人由衷期盼:法治的阳光能够照亮社会的每一个角落,让那些深埋于岁月里的期盼与执念,化作寻常日子里的安稳与笃定,让公平正义成为触手可及的常态。